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内則衍義卷七八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戴心亨

謄録監生臣吴啟晋

御定內則衍義卷七

大學士傅以漸恭纂

禮之道

守貞一

易屯六二爻辭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恒六五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

序卦傳曰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

謹按天地既立惟人欲最險故屯卦下震上坎動乎險中乃大亨而猶必利貞六二柔順中正與九五剛柔相配而相隔之位遠當屯難之際茫無合期初九則最近且建侯而得百姓之心肫懇以求婚媾其情最難却而執定不嫁遲之又久妄求者去正應者合卒歸九五豈非天下至貞者哉恒卦震為長男巽為長女百年婚姻確乎不改序卦傳曰恒居咸後蓋咸以少男少女相配一日如是終身如是故受之以恒

也易經稽實待虛存體應用原不定指夫婦而夫婦

之理則當以此爲正故引爲守貞法

詩周南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

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

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

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

漢之廣矣可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召南曰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誰謂雀無角何

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謹按文王之化自近而遠先及于江漢之間而有以變其淫亂之俗故出游之女端莊静一非復前日之可求也喬木翹楚高而且潔漢廣江永凜不可犯秣馬秣駒悅之至不可泳不可方敬之深即南國之人遵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女子能以禮自守而不為

强暴所汙作行露之詩以絶人雖速之以獄速之以訟而究之不可移我心也女子之貞如此則上之所以感之者可知矣

鄘栢舟曰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謹按邶鄘兩風俱以柏舟為首見閨門為萬化之原此詩則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

嫁之共姜作詩以自誓也柏舟與河有定在猶夫共伯有定配也有定配則豈可以死生二其心是心也恩之淺者或不能諒母之於我覆育之恩如天罔極何不諒我心而欲奪之乎蓋雖不見諒於母而天地鬼神鑒之共姜其賢矣哉

禮郊特牲曰天地合而後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别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

死不嫁

又曰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

謹按夫婦之道等諸天地合兩姓為一體乃能上承宗祏下衍雲仍所關既大故同姓雖百世而婚姻不通娶異姓嚴之也附遠嫌之義而大明其有別之體六禮備而後成親金石之盟天日之矢以信人事則驕奢放惰之心杜以信為德則恭勤慈愛之法詳三

從既貽五倫乃定周之前貞婦烈女無傳人夫人而皆能為貞婦烈女也後世患難相尋險偽日勝而不以時勢變其操寧苦毋甘可不謂不朽盛事歟

周陶嬰魯門女少寡魯人將求焉嬰乃作黄鵠歌以自明終身不改其歌曰悲夫黄鵠之蚤寡兮七年不雙宛頸獨宿兮不與衆同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天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寡婦念此兮泣下數行嗚呼哀哉兮死者不可忘飛鳥尚然兮况于貞良雖有賢雄兮終不同行

蔡人妻宋人之女既嫁於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幸即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夫芣苡之草雖甚臭惡猶始於捋采之終於懷擷之浸以益親況於夫婦之道乎彼無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

秦羅敷邯鄲女子為千乘王仁妻仁後為趙王家令羅敷出采桑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置酒欲奪之羅敷善彈箏作陌上桑詞以自明不從

楚貞姬楚白公勝之妻白公死其妻紡績不嫁吴王以重幣聘焉白妻辭之曰忠臣不借人以力貞女不嫁人以色豈獨事生若此於死者亦然妾不能從夫死今可更嫁乎卒拒不行

南齊蔣雋妻黄氏宜興人夫早世矢志不踐二庭家人逼之欲自殺乃已建元二年表其閭

梁王氏灞陵王整之妹冐母姓姚氏名姚玉京年十六歸衛敬瑜敬瑜溺水死玉京守志養舅姑甞有雙燕巢

梁閒雄為鷙鳥所傷其雌悲鳴至秋集玉京臂如告別
玉京以紅縷繫足曰新春復來為吾侶也明年果至如
是者五六年玉京疾卒燕復來家人語曰玉京死矣墳
在南郭燕遂至墳所亦死雍州刺史晉昌侯操題曰旌
義衛氏之門

北魏董景起妻張氏陳留人皇興閒景起早亡張氏時
年十六痛夫少喪且無子息遂哀傷過禮終其身不食
葷血獨守貞操鄉曲高之終見標異

張洪初妻劉氏滎陽京縣人年十七夫亡遺腹生一子三歲又歿其舅姑年高朝夕奉養兄矜其少寡欲奪嫁之劉自誓不許以終其身

刁思遵妻魯氏滎陽人始筓為思遵所聘未逾月而思遵亡其家憫其少寡許嫁已定魯聞之以死自誓父母不達其志遂赴郡訴稱刁氏恡護寡女不使歸寧魯乃與老姑徒步詣司徒府自陳狀普泰初有司聞奏詔本司依式標榜

唐崔繪妻盧氏鸞臺侍郎獻之女繪喪盧年少家欲嫁之稱疾不許女兄適工部侍郎李思冲早亡思冲欲求為繼室歸幣三百舉盧不可曰吾豈再辱於人寧沒身為婢耳是夕出自竇糞穢蔽面還崔舍斷髮自誓武后詔為浮屠尼以終

樊會仁母敬氏河東人字象子笄而生會仁夫死事舅姑孝順舅姑以其少欲嫁之潛約婚於里人至期陽為母病使歸視敬至知見紿乃佯為不知者私謂會仁曰

舅將奪吾志汝云何會仁泣敬曰兒毋啼乃伺隙遁去追及半道以死自誓乃罷會仁未冠卒敬母亦死葬畢謂所親曰母死子亡何生為不食數日死聞者憐之

楚王靈龜妃上官氏靈龜卒將葬議者欲不舉前妃妃曰逝者有知䰟可無托乃備禮合葬服除兄弟諭以無子可不有行妃泣曰丈夫以義婦人以節我未能殉溝壑尚可御粉澤祭他祚乎將自劓衆救乃止

李氏二女白之孫也已為編民陳雲劉勸妻宣歙觀察

使范傅正與白有世誼訪得之勸之改適士族二女曰夫婦之匹命也在孤窮既失身下俚仗威力又援締他門死何面目見大父於地下傳正不奪其志且為復其徭役

王韞如王忠嗣女忠嗣鎮北京以女歸元載元載少貧歲久見輕韞如勸之遊學肅代兩朝載為宰相貴盛賓客候門韞如復為詩以諫之有公孫開館招佳客知道浮雲不久長之句元載不聽被誅上令王氏入宮嘆曰

二十年太原節度使女十六年宰相妻誰能爲長信昭陽之事遂甃於京兆杖下

五代魏成妻周氏良鄉民成年五十乏嗣娶周氏生一子後成歿周氏年二十服闋親戚咸勸之再適周氏曰嘗聞烈女不更二夫妾雖愚婦豈肯更二姓乎於是服勤耕織事姑三十餘年事聞旌其門

宋包繶妻崔氏繶早亡惟一幼兒姑意崔不能守使人試其心崔蓬垢涕泣曰生爲包婦死爲包鬼誓無他也

後兒亦卒母呂誘崔嫁崔曰舅歿姑老將安之乎呂怒

崔泣曰倘有不義見迫必絶於尺組之下母乃止卒於

包氏事聞旌表總拯之子也

黃淑字致柔建寧進士王防妻防為泗州户曹卒黃挈

柩歸未幾母又卒所親議改適盧陵令黃誓不改節詠

竹詩以見志議遂寢後夏爵死臨終囑其妾以所詠詩

置墓中

林氏龍溪人年十九嫁為謝氏婦踰年而寡父母以其

無子欲奪而嫁之誓不許曰吾立一嗣亦無不可守志六十餘年嘉熙間縣令趙絳夫為立碑於墓郡守李韶著曰守節婦林氏墓

王氏龍溪人蘇宋傑妻年二十一而寡方娠夫家貧父母欲奪其志誓不許父母怒絶其往來既生男父母意猶未解不得歸寧者七年及男既長則曰吾今不復强汝嫁矣愛如初

侯氏南豐人謝泌妻家貧事姑孝盜起侍姑不去盜逼

之不從又之仆溝中賊退漸甦見一金珠簏族婦以為已物稍分之辭曰非我有不願也後夫與姑俱亡子幼父母欲改嫁俟曰寧餓死耳卒終其節

張氏婺源人許某妻也年二十餘夫死遺腹生一子明年姑與子俱亡夫族盡據其家而有之乃還母家鬻簪珥自營一室奉許氏祀婺居二十三年而歿

楊氏知歙儀州友之女適蔡若納喜讀書通大義夫卒時年二十有三守節不二書乞為寒水玉願作冷秋菰

二句於壁以自勵

胥氏金谿人嫁黄居㑪未朞而寡父問所志答曰生為忠孝家婦死為忠孝家鬼葢以雋為忠孝黄彦遠之裔也

陳節婦臨海人貢士朱伯履妻夫少亡有欲奪其志者陳氏撫膺慟絶既甦嘆曰吾寧速死忍聞此言引刀欲自剄姑亟奪之乃免事父母舅姑至孝詔封安人旌其門

元薛世榮妻韓氏河南人世榮歿時年二十一孀居守節年七十八而終至元五年旌表其門

燕山項氏其夫江南人行賈燕薊間聘項與居未幾夫死項時年二十奉柩回江南勵志孑居以守夫祀

孝節婦崑山人水得之妻年二十夫亡誓不嫁或勸之曰無子老將何依婦拒曰夫者天也天可二乎夫死無子命也欲自經其凡子覺之得不死後同籍繫獄婦當連坐任事者脅之曰若適人可全婦曰吾不忍以危難

棄禮義雖死無悔事聞詔旌之

明徐氏名瑩東陽趙爲潛妻年二十七爲潛歿撫遺孤晝夜哭者累年有爲言禮婦人不夜哭自是夜惟飲泣聞誦孝經論語小學以節哀痛氣且絶猶誦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邪聲諸語緝緝不絶口婦郭氏亦以孝聞有司兩上其事詔皆旌之

孫氏陽武人陳子英妻英充飛虎衛小旗洪武初從北征謂孫曰吾生死未可知幸有二弱息汝肯撫育乎孫

曰君但盡忠報國吾母子弗煩憂也英果死于戰父母欲奪其志孫泣曰吾不忍背夫而生即欲自盡父母懼乃止矢志終其身

朱氏泉州衞指揮僉事張斌妻歸一年而斌卒甫十七遺腹六月生子昱奉事盛母及祖母俱紡績以供旣卒躬治三喪撫夫之三弟乃家益窘抱子昱依外祖蔣氏以居外祖母欲奪其志朱竊入室自縊家人覺而解之良久方甦自是人不敢言後昱襲官朱垂老雖親戚罕

見其面事聞旌表

謹按天下凡事皆可易獨志不可易故精合於神謂之心精合於氣謂之志宅平而無為者心也領銳而有膽者志也婦人矢志所謂至柔而有至剛之用者也陶嬰作歌羅敷製詞黄淑楊氏詠詩蔡人妻之引芣苢姚玉京之感雎燕皆志之發於言者董妻不食覃血侯氏不顧金珠或為晝夜之哭或為立嗣之舉張氏項氏寸居奉祀胥氏不墮忠孝之裔以至徒步

陳狀遺子又逝終日不食窮且益堅薛世宗之妻與夫事姑三十年耇老而不改又何疑楚貞妻崔繪妻之不適貴人上官氏之不御粉澤王韞如不得志於奸相李氏二女辭威力之援哉甚至不得歸寧者七年終感父母之心又豈以危難棄禮義乎則黄氏崔氏陳節婦孫氏朱氏之欲自殺敬氏之逃而卒死義也匹夫不可奪志洵哉其不誣也

唐郭皇后汾陽王女孫父曖尚昇平公主實生后選為

廣陵王妃生穆宗帝即位為后妃羣臣三表請立后帝以后出元勲族復正位微賤不易防持不下穆宗立尊為皇太后穆宗崩宦官請太后臨朝稱制太后曰爾欲以天后待我耶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比太子雖少獨可選重徳為輔佐爾輩毋預政即國家尊安吾何為哉自古未聞有女子為天下主而能致理者也取制書手裂之

謹按禮為天地之經民實則之則天明因地性六制

從此得制馬人果能揆諸理而猶有越軼之舉者罕矣嚴拒稱制之請選重德為輔佐郭后所言尤千古之龜鑑也

五代時虢州司户叅軍王凝卒於官家貧携一子尚幼妻李齊人也負遺骸歸過開封止旅舍主人見其寠格之不留宿李顧天已暮不肯去牽其臂出之李仰天長慟曰為婦人手為人所牽乎不可以一手故汚吾身即引斧斷其臂見者環聚觀皆為嗟泣開封尹聞之為荅其

主人予藥封瘡予齋資歸焉

元崔烈婦者周珠呼妻也從珠呼官平陽金拔城下令官屬妻子匿者死自首者出之時珠呼以使事在上黨崔即抱幼子禎自言將將使軍吏書其臂出之崔氏曰婦人臂使人執而書辱也予吏金請書之紙吏曰軍令也不敢令崔自擅袖懸筆書之焉既出將悔命追之伏土窖中三日乃得免未幾珠呼卒崔年二十九誓不更嫁斥麗飾服布素以資産遺親舊放遣僕婢躬紡績自

食有權貴求娶自毀面絕之治家教子具有法後四十年乃卒

謹按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敢不敬乎況女子以身事人則身為丈夫之身為丈夫而守身如之何可以不慎故守身為女子第一義李氏之引斧崔氏之懸書可以傳矣

遼耶律氏太師適魯之妹小字常格幼與秀有成人風及長自誓不嫁咸雍間作文述時政上稱善後隨兄魯

格謫鎮州常疏食布衣人問何自苦如此對曰皇儲無罪遭廢我輩豈可美食安寢及太子被害不勝哀痛年七十卒於家

苫滅古麻里氏康里國王族婦也元太祖抜康里氏新寡有二子曰奇爾雅雅幼而國破無依欲歸朝念無以自達一夕有數駝重負突入營驅不去且繫賓營外候有求者歸之如是十餘日終無求者乃發視其裝皆重寶也驚曰殆天欲資我東耶遂載二子越數國馳至上

都具以獻元主命有司治邸舍具廩餼居焉居二年謁

帝欲歸國帝曰昔何來今去何也意豈有不足耶對曰

昔以國亂無主歸陛下賴陛下威德國稍定欲歸守墳

墓耳矣二子願留事陛下元主喜立召二子入宿衛禮

遣之後十三年復來則二子從憲宗伐蜀矣至和寧聞

憲宗崩諸將還而二子獨後以為憂過古廟禱焉若聞

有神語好好者而不知其解問國人通漢語者知為吉

祥語乃還舍則二子至矣遂留居焉奇爾無子雅雅後

封康國王其母以福壽終孫阿實克布坦後為右丞相封寧王其繼室必克倫氏有至行王薨寡居三十年未嘗妄言笑身不服綵詔表門與元配並封順王夫人

明胡貞女太學士胡廣女吉水人在娠時太祖命以大學士解縉子為婿越數月果生貞女名吉慶遂訂盟未幾解氏被誣舉家戍遼諸父欲改適貞女以刀截耳家人救之血被兩頰因曰薄命之婚皇上主之父面承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今背主違父何以生為越數年解

氏蒙宥胡歸解氏終以孝聞

謹按恊和始於惇睦卜世繫於尊親豈不以宮庭之所繫者大哉而心之所見不大若唯喏於牀第之間何足貴有能知憂知懼感恩圖報是亦女道之錚錚者矣耶律氏減衣食而慟及皇儲古麻里留二子以事君胡貞女援君父以安命其天性所秉果有以異於人歟抑敎化有先焉者故求忠臣孝子之門則可而孝子不能皆為忠臣所見未必大也於女道亦然

魯義姑齊攻魯郊見一婦人抱姪棄子以避軍齊將問其故婦曰棄子割私愛抱姪存公義齊將曰魯未可伐也遂將師而還魯君知之賜束帛百端旌為義姑

秦嬴氏晉圉質於秦穆公以女懷嬴妻之六年圉將逃歸謂嬴氏曰吾去國數年子母之接息而秦晉之交不加親也夫狐死首丘我其首晉而死乎其與我行乎嬴氏對曰子晉太子也辱於秦子之欲去不亦宜乎雖然寡君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今吾不足以結子是

吾不肖也從子而歸是棄君也言子之謀是負妻之義也三者
無一可雖然子行矣吾不敢泄言亦不敢從子圍遂逃歸
楚越姬者越王句踐之女也昭王與蔡姬越姬遊雲
夢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亦若此蔡姬許之越姬
不許曰妾聞婦人以死彰君之善不聞苟從其闇死為
榮及昭王救陳病在軍中有赤雲夾日如飛鳥史謂可
移於將相王不忍越姬曰大哉君王之德請先驅狐貍
于地下卒死之而蔡姬不能死楚人立越姬之子

齊姜齊桓公之宗女晉文公之夫人也文公初避驪姬
難奔齊齊以姜妻之遇之甚善文公曰人生安樂而已
誰知其他子犯知文公之安齊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
謀於桑下蠶妾在焉妾告姜氏姜殺之而言於公子曰
從者將以子行聞者吾已除之矣公子必從不可以貳
天未亡晉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公子不聽姜與舅犯謀
醉公子而載之以行公子復國以姜為夫人
東漢梁節婦者梁婦人也因失火凡子與其子在內欲

取兄子輒得其子獨不得兄子火盛不得復入婦人將自趨火人止之曰爾本欲取兄之子皇恐卒誤得爾子中心謂何何至自赴火婦人曰梁國豈可戶告人曉也被不義之名何面目以見兄弟國人哉吾欲復投吾子為失母之恩吾勢不可以死遂赴火而死

犍為盛道妻同郡趙氏女字媛姜建安五年益部亂道聚衆起兵事敗夫妻執繫當死媛姜夜中告道曰法有常刑必無生望君可速逃建立門戶妾自留獄代君塞

咎子翔時五歲使道攜持而走度道亡遠乃以實告吏應時見殺父子會赦得免道感其義終身不娶

京師節女者長安大昌里人妻也其夫有仇人報其夫而無道徑聞其妻之仁孝有義乃劫其妻之父使要其女為中詷父呼其女告之女念不聽之則殺父不孝聽之則殺夫不義不孝不義皆不可以行于世欲以身當之乃佯為許諾曰旦日在樓上新沐東首臥則是矣妾請開戶牖待之乃告其夫使臥他所因自沐居樓上東

首開戶牖而卧夜半仇家果至斷頭持去明而視之乃其妻之頭也仇人哀之以為有義遂不殺其夫

元姜昱妻范氏杞縣人至正間昱奉親與兄弟避難毋亡於道繼而父兄亦亡會丞相台哈布哈總戎昱從事左右奉命他所行且語范曰吾兄已亡惟餘一息苟不得已棄已子耳范許諾尋果兵變范如夫所云棄子存姪畧無一毫不平意亂後得一子人以為義感所致因名其子曰義

謹按秉大義而定天下者丈夫之事女子則何知焉古語曰婦人無才便是德今竊以為不然婦之輔天猶夫月之配日也月借日以為光然日究不自明於夜而月是賴安在婦人之不當秉義哉當兩軍相敵之際毅然棄子而抱姪至變而為取姪於火中姪不得而甘心赴火又變而為遵夫之命棄子存姪毫無不平可不謂難哉嬴氏不敢洩亦不敢從齊姜殺其告者謀醉而載之盛道妻之留獄而全夫命京師節

女之斷頭而易夫命至楚越姬不茍從其主以闇死而乃以死塞天變也所全不尤大哉

秦伯嬴秦穆公之女楚平王之夫人昭王之母也吴師入郢闔閭盡妻其後宮次至伯嬴持刀拒之曰妾聞生而辱不若死而榮吴王慙遂退舍伯嬴閉永巷之門三旬不釋兵秦救至昭王乃復國

晉靳康女美姿容有志操劉曜誅靳氏將納女為妻靳曰陛下既滅其父母兄弟復何用妾為妾聞逆人之誅

也尚汚宫伐樹而沉其子女乎因號泣請死曜哀之免

康一子

盧惟清妻徐氏淄川人惟清仕校書郎以儫姻累貶播州尉徐還鄉里糲食不御鉛膏采飾會大赦徐間關迎惟清至荆州聞惟清死二鬝奴將刼徐歸下江徐知之數其罪奴不敢逼刼其貲去徐倍道行至播州足繭流血得惟清尸以喪還閲歲至洛陽葬之以無子終服還陳留汴州刺史徐澣高其節頌而詩之

南唐余洪妻鄭氏建州人查文徽平建州鄭氏為亂兵所獲文徽欲犯之鄭氏罵曰王師吊伐凡義夫節婦宜旌賞乃欲加非禮於一婦人文徽愧而歸之

宋姚三五妻程小姑大邑人一日姚如外小姑煢然獨居夜漏半强奴持刃逼之號呼義不受辱身被重創者十四訖全大義縣上其事論奴如律大觀中封旌德縣君

元黄氏名妙姝松溪人至正丙申青田寇侵縣治黄氏

時方盛年與羣逃山谷間為盜所執義不受汚哀哭而
伏地不行賊怒驅廹以前行數里經高崖數十丈遂投
崖下盜意其必死舍而去至暮其夫蹤跡之得於崖下
幸不死遂舁而歸鄉黨高之
謹按從一之道處常則易處變則戛戛乎其難之視
死生為不足動其心夫亦無足動其心者矣吳王劉
曜勢且赫赫兵且翼翼而貞烈所至挺不可撓又何
論逆僕之與強賊哉皭然不滓固性善之昭昭可徵

者耳

晉嚴憲京兆人杜有道妻年十八而寡誓不改節撫教孤子植及女韡後植果顯女亦有淑德

宋周渭妻莫氏名荃恭城人劉鋹時政繁賦重民不安其生渭率鄉人六百踰嶺將避地會盜起道絶後還恭則廬舍燼矣乃脫身北走不暇與妻訣二子幼妻少父母欲嫁之荃不可親蠶績碓舂給朝夕二子長畢為婚娶不知渭聞問渭不知荃存亡者二十有六年雍熙中

渭為廣南諸州轉運副使遣人求得之乃復完

葉氏慈谿人歸鄞之史簡簡為縣尉杖死葉氏時年二十五日夜抱幼女悲泣夫死時方娠囑曰若女當嫁果男也幸謹視之葉氏泣受遺言後果得子於是毅然自守隣保咸謂汝家若是褓中兒寧可恃耶葉氏誓死不聽

元任建妻王氏尉氏人建仰弋林中墜矢中面死時年二十三一子尚在襁褓中父母憐其早寡欲嫁之王曰任氏有後豈忍背之誓不他適歷四十餘年而終至元

閭事聞詔旌其門

欒壽孫妻劉淑静鄞人歸壽孫三年壽孫溺死同載者多不得屍劉氏生男甫周歲抱之沿流上下仰天哭而求屍屍忽自浮得斂葬焉時年二十九勤苦守志撫孤成業旌其門

陳氏福寧州人林克威妻也元季亂兵屠戮克威家陳氏扶姑抱子走匿山谷中後潛歸母家時年方二十有四母憐其少欲使改適令人微諷之陳氏泣曰棄老穉

而他適禽獸所不忍為也毅然勵操終養其姑撫成其子年八十三而終

明平氏仁和人年十九歸同里何富五年而富没越五月生男誓不再適事舅姑惟謹撫孤至成人四十年如一日洪武間旌表

楊氏無錫人俞彥昭妻彥昭戍滇南卒楊年二十一子甫朞家貧誓不他適養姑強以天年終既而子婦俱早世楊又撫其孤志愈勵詔旌之

鄒氏莒州人王政妻政亡無子養姪惟子為嗣亦卒婦

邊氏事鄒守節終身洪武十七年兩旌之

梅氏安東人年十八適士人謝黒兒夫疾篤囑曰爾年少勿為我慮梅泣下欲自盡以隨姑覺而止之曰吾夫婦無他兄弟備養况汝娠未娩倘得一子以續吾祀豈不美乎梅悟後果生一子夙夜紡績奉舅姑課幼子舅姑卒脫簪珥以襄事其子俊亦成立孀居四十餘年有司以聞宣德間旌表其門

倪氏江寧人十六適張豫豫卒倪年二十六撫二孤益晉稍長遣就學舅姑壽終力營喪事膏沐不御者五十年後益舉進士累官學士宣德間旌表

杜氏王善妻江陵人夫卒生子倫甫二歲姑以年少家貧密勸之嫁杜曰夫以老母孤兒托我所不死者以此耳遂痛哭以死自誓姑年八十卒以禮歛葬教子成立孀居四十餘年正統中旌

施氏定州衛百户何毅妻年二十一生子甫二齡毅死

哀痛漿水不入口欲自殺殉葬姑知有孕勸阻之後果生子舅姑親戚憐其少欲嫁之施曰夫亡子幼况舅姑年老無依可適人乎遂奉舅姑以終撫二子至于成立年六十二歲本衛事聞旌表

徐氏藁城人教諭石麟之繼室隨夫之任廣東正統初麟卒于官時徐年二十四踰三月生子玉前妻子方五歲徐攜二幼扶櫬還鄉禮葬養舅姑甚謹舅姑相繼卒皆以禮葬之徐以紡績為生終無異志教二子繼承父

志勉以修學後登甲申進士任御史成化二年旌表

徐氏豐城吳都憲祺繼室又張氏李氏俱副室也俱芳齡徐氏事姑以孝聞嘗從祺北上抵河西忽祺墜舟徐躍出船下水頃抱以出徐逝奉櫬泝長沙風烈舟顛危甚良哭籲天舟乃定李無出張嗣孩提或有以他意諷之者徐曰婦人夫死稱未亡人無再醮禮守適各惟所志張與李泣曰烈女無二肯憚一死辱大人于地下茹苦服縞共撫其孤事聞旌表

匡氏雎陽人董雄妻生二子長成方四嵗次武甫半週雄病篤曰吾死若肯善撫二子乎不則任所適匡泣曰生則同室死則同穴矧有子可恃安敢有他雄没匡守節二子亦克成立成化九年旌

宋氏陜西咸寧人父翬知歸德州宋適歸德衛千户趙琳琳卒宋年十九撫其子遜教之甚嚴事姑謹姑病疽宋日舐濯之竟愈成化初旌

李氏項城人趙二妻二病曰吾死後汝不宜守李泣曰

夫死謂之未亡人若有異志他日何以相見于地下未幾遺腹生子曰安不幸不得事夫今得撫孤成立不墜趙氏幸矣後受旌

張文娥新建人指揮使方印妻梧州知府張元春女正德庚午印督兵討桃源劇盜死之張聞訃號曰吾夫以死報國吾何難以死報夫一慟遂絶救之得甦有娠默禱曰姑俟之生男吾與俱生生女吾與俱死踰月生子恩值家徒壁立惟紡績事姑以終天年嘉靖間旌表後

以子貴封太淑人贈太夫人

謹按孝莫要于昌後有後人以承先祀則吾一身之事始可脫然無憾是以教子一類詳哉乎其言之若時勢適當其窮夫已逝矣舅姑且老孑然女流或僅有六尺之孤或僅有孩提之孤至或僅有遺腹之孤成立難期香烟易斷而躬親爨祉苦貞者數十年卒教其子以有成也是以母而兼嚴父之道者若井養姪亦卒守節不衰其志益屬可哀三少女同撫一孤

誰得而強之哉故夫女子之守貞天性也寡婦之撫孤人紀也

御定內則衍義卷八

大學士傅以漸恭纂

禮之道

守貞二

隋韓覬妻于氏河南人字茂德氏年十四適覬年十八覬從軍歿氏哀毁骨立慟感行路父以其幼少無子欲更嫁之女誓無異志截髮自明養夫之孽子世隆為嗣愛

同已生自孀居後雖時或歸寧至於親族之家絶不往來有尊屬就省謁者送迎皆不出户庭疏食布衣不聽聲樂以終其身高祖聞而嘉歎下詔褒美表其門閭長安中號為節婦閭

明張璩奴黄巖人適徐宗谷宗谷為仇人所害張負姑匿巖穴中間道達姻家既而遺娠生女幸安生男張撫之若已出明年仇以姑訴受顯戮張始還家招夫魂而葬之誓死不二年五十二卒

劉文淑溫州人滎陽教諭黄應發妻應發死無子鞠其姆之子通誓不再適舅乖老孝事甚謹舅卒撫通令就學得狂疾文淑慮黄氏絕祀急與婚配生子性通卒乃抱性育之就學成名後文淑臨終謂性曰我為汝家婦不幸三世短命今保汝成立吾可以下見汝祖矣

溫州樂清章文寶聘金氏未成婚納妾包氏有娠而文寶得疾且死金氏聞請往視父母不許金氏竟往為棺斂之即居其家撫妾生子綸親課讀書通四書大義後

遣就外傳竟第正統元年進士官禮部主事先欲疏請復儲恐貽母憂未果金氏聞之謂曰吾平日教爾何為汝能諫死職我雖為官婢無恨也綸遂以疏入忤旨杖幾死禁錮詔獄金氏怡然天順二年綸復官終養金氏嘗自為詩見志詩曰誰云妾無夫妾猶及見夫方徂誰云妾無子側室生兒與夫似兒讀書妾辟纑空房夜夜聞啼烏兒能成名妾不嫁良人瞑目黄泉下後綸官至禮侍

謹按子之出於庶孽者養之不異已出固人道之正

而每為婦女之所難至處婢子之夭復撫其孤孫與迫之以忠諫者又為史册所不可多得者矣

晉皮京妻龍氏字憐狄道縣人年十三適京未逾年而京卒京二弟亦相次隕既無後嗣又無朞功之親憐貨其嫁時資裝躬自紡績數年間三喪俱舉葬殯既畢每時享祭無闕州里聞其賢屢有聘者憐誓不改醮守節窮居五十餘載而卒

鄭袤妻曹氏魯國薛人也袤先娶孫氏早亡聘之為繼

室事舅姑盡孝叔妹羣姊咸得歡心及袁為司空子黙等又顯列而曹氏愈挹損分俸給宗姻家無餘貲孫氏瘞於黎陽及袁薨議者以久喪難舉欲不合葬曹氏曰孫氏元配禮當合葬不可使孤䰟無依於是備吉凶導從之儀迎之具衣衾凡筵親執雁行之禮人謂趙姬下叔隗不足稱也

唐楊三安妻李氏高陵人舅姑及夫相繼卒子孤窶李晝田夜紡三年間葬七喪太宗賜帛二百免其徭役

元張與祖妻周氏澤州人少年守節其祖母及母並以貞節著人或勸改適曰不孝不義吾不為也居喪三十年舅姑與父及外祖皆盡葬祭禮詔旌其門

謹按孝經十八篇以喪終是養生不足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也至於越都歷境孤孀困頓衣食不給遂多荒忽皮京妻等或舉三喪或祔元配或七喪而並舉於三年或諸喪而盡禮於三十年誠合幽明心通死生是謂大貞

三國趙昂妻王異昂為羌道令異獨留會同郡梁雙反攻西城破之殺異二子異恐為所侵引刀欲自裁顧女英歎曰身死汝當誰恃哉乃以溷涅麻而被之尠食瘠形自為不清免於難事平昂遣吏迎之未至三十里止舍謂英曰向所為不死者為憐汝也吾遭亂不能死吾何以面諸姑乎今官舍近吾去汝死矣遂飲藥而絶昂聞急以解之而蘇建安中昂轉參軍事徙居冀會馬超反攻冀異躬著布韝與昂守又悉脱環珥賞戰士及超攻

圍急刺史韋康欲以和昂諫不聽超赴約殺康而劫昂質其子月以為信超妻楊聞異節行請與讌異欲信昂於超以求濟以結納為忠及昂與楊阜等合謀討超歸謂異曰謀如是如月何異厲聲曰雪君父大耻喪元不足為重況一子哉昂曰善遂閉門拒超超殺其子奔漢中從張魯得兵還攻昂昂保祁山圍三十日乃解自冀城之難至於祁山九出奇制勝異輒參焉

宋程超宗妻吳氏保寧人嫁再期而舅與夫皆歿以夫

族子為後强族利其貲欲改立嗣訟之不得乃迫置一室困之使不能存吳不為動未幾所立一子亦卒一孫相依為命生八十有二而終

曾氏婦晏者汀州寧化人夫死不嫁紹定間冦破寧化縣令佐俱逃將樂令黄垺令土豪各為砦結約以拒賊晏首助兵給糧多殺獲賊結集來攻諸砦不能禦晏獨依黄牛山傍自為砦以居一日賊遣數十人來索婦女金帛晏召其田丁諭曰汝曹衣食我家賊求婦女意在

我汝等必用命奮擊之不勝殺我降未晚也傾貲齎犒之衆感奮宴自抱桴鼓使諸婢鳴金作其氣賊復退鄰鄉知其可依挈家依焉有不能自給者宴悉以家糧飯之於是聚日廣與其豪析黄牛山為五砦選少壯訓練之有急互犄角相援賊屢攻弗克所活老幼數萬計知南劒州陳韡遺金帛名其砦曰萬安宴悉散給其下又分遺五砦事聞封恭人賜冠帔補其子承信郎

元溧陽甘士人妻大德丙午士人挈妻館寓句容潘家

村值歲荒紡績網給食一日夫携網出賣不復人有利其色為給食因欲私之婦正色曰我非如是人也其人謂我不汝給汝亦餓死矣婦曰我寧餓死誓不苟生閉戶益嚴彌月人開視之則已死矣

謹按不出戶庭有難則決之以義其事雖烈於夫未必有濟是以貞為守不能以難為守迨不能以難為守是守貞竟有不可行之時偏稽古史得守難者數人其心則貞其局則難趙昂之妻初因救女而甘撧

後且捨子而拒賊脫環珥以賞戰士出奇謀以保祁山直可號為烈丈夫矣吳氏困一室而依孤孫蔣氏願同子以殉城守茹苦知甘傾身完道以至饑餓瀕死不苟從欲難於餓頃守挺百年曾氏婦獨守山砦能使田丁用命訓練豪傑全活老幼數萬閨閫之際且通乎兵法矣能戰而後能守知權乃謂知貞誰謂婦道無武畧哉

宋王氏雎陽人適宗室趙子一一亡王氏誓不嫁靖康

之變避地鎮江亂兵陷城王氏用堊土自毀貿其姑秀容縣君以逃且襁攜幼子他子引其裾纍然轉徙亂兵間越四年始達温陵移居莆田終焉一時名人陳俊卿輩皆有詩哀之

遼耶律努妻蕭氏小字意辛國舅駙馬都尉陶蘇斡之女美姿容年二十始事努睦族以孝謹聞努被伊遜誣流烏固部上以辛公主之女欲使絶婚辛辭曰陛下以妾葭莩之親使免流竄實天地之恩然夫婦之義生死以

之妾自笄年適奴一旦臨難頓自乖離與禽獸何異幸
陛下哀憐與奴俱行妾即死無恨帝感其言從之後舉
家召還保大中命諸子避賊辛死之

金翟節婦易州人年二十餘夫從軍死翟出入兵刃往
復數百里晝伏夜行以其尸歸負土而葬之又自以無
子遭時亂思以義自完乃自決於墓側鄰里救而復蘇
始終一節年八十卒

元劉節婦泰州坟堬人至正丙申春隨父渡江居吳門

適張士誠部將曹某方數月夫陣亡劉不避凶險躬至屍所求得其屍歸葬欲以身殉父不許既而權貴人聞劉美且賢爭欲强委禽焉劉誓死不二遂削髪為比丘尼

李如忠繼妻馮淑安字静忠大名人如忠山東人初娶蒙古氏生子任而卒如忠後為山陰尹病篤謂馮曰奈汝何馮斷髪自誓如忠没兩月遺腹子名伏王李氏及蒙古氏族相率來山陰盡取其貲及子任以去惟餘如

忠及蒙古氏二柩馮朝夕哭臨權厝二柩戢山下攜其子廬墓側時年始二十二父母來欲使更適人馮爪面流血不從居二十年始護喪歸葬

陳忠妻王氏江東人忠為都指揮守交趾王隨之會羅賊叛忠陣亡王與二女同行筏出交趾東海城進海門潛賂賊徒收忠尸斂之扶柩浮海南歸以葬後毀容紡績度朝夕卒與忠歸土鄉人謂夫妻忠節兩不愧云

明李氏臨汾張晟妻晟為乾州學正卒時關中兵起道

梗不能還子文瑗甫九歲李紡績度日兵稍息遂與子負骸歸葬守志不易永樂初旌

謹按守難已爲女子之所難奔難尤有不可及者方隅多故生靈彫裂欲歸乎則家鄉萬里欲存乎則舉目無依轉徙夲竄數載始達蠻瘴荷戈擕手同往負尸而歸葬權厝而結廬浮海濱以不驚動紡績以勿倦豈不難乎具難哉

東漢徐夫人者丹陽守孫翊妻也翊以吴宗姓守丹陽

丹陽督嬀覽丞戴員賊之欲逼妻徐徐陽紿之曰須晦日設祭除服乃聽矣時月垂竟覽聽許徐潛使甥所親養孫老隸出結甥舊將孫高傅嬰與圖覽比晦日徐設祭伏地哭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於他室張幃帳待事言笑晏晏無戚容覽覘知之不疑也徐潛呼高嬰置戶內使人出報覽入徐出戶拜方下忽大叫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殺覽餘人即戶外殺員乃還衣縗絰奉覽員首以祭舉軍駭以為神吳主聞嘉歎尊異之擢高嬰

以為牙門將

晉張茂妻陸氏茂為吳國内史與三子俱為沈充所害陸傾家業率茂部曲討充充敗詣闕上書為茂謝不克之罪詔曰茂夫妻忠誠舉門義烈宜追尋大僕

殷敬仲郎吏部時為酷吏所陷其妻顧率二女割耳為敬仲怨宽敬仲得減死

淮陰義婦山陽大義鄉人李氏富商妻也有姿色邑人同商者悦之因道殺其夫厚為棺歛持其喪以歸紿云

溺死且盡歸其財伺其除喪講為婚姻且自陳有義於其夫李氏亦感泣許嫁之生二子矣一日家有暴水水有浮漚夫輒顧而笑義婦問之未應固問之即以實告曰前夫之溺我所為也溺時有浮漚指謂可鳴吾冤今見之殊不爾故笑義婦默然即日伺便奔告有司正其獄又自念以色累夫以身事仇二子仇人之子也即縛投之淮已亦自投焉

謹按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則剛原婦人秉性所固有

者不知剛者不知貞不專以剛為守者不能守貞仇讐當前必力殺之而後快然復仇之志雖篤其謀又不得不詳潛呼舊將置戶内嬀覽已在掌中矣至於傾破家業割耳想寃忠憤所激鬼神効力若夫淮陰義婦嫁數年而生二子情誼已摯舊仇易忘偶有所感即挺然奔告而不悔殺其子并殺其身夫仇旣雪乃可見前夫於地下是不守而能守者矣

漢桓發沛郡劉長卿之妻桓鸞之女也生一男五歲而

長卿卒妻遠嫌疑不肯歸寧兒年十五夭歿妻慮不免
乃豫刑其耳以自誓沛相王吉上奏高行題其門閭號
曰行義桓嫠

吴孫奇妻范氏名姬歸奇一年奇亡父母以其無子迎
還其家姬不往迎者迫之姬乃截耳與鼻曰父母迎我
者以我色能事人也今殘廢人矣行將何為迎者乃返

陳楊氏會稽人張彪之妻陳文帝入會稽遣章昭達領
兵購之并圖其妻兵殺彪并其弟首致於昭達文帝遣

兵迎楊楊便破涕為笑給昭達殯彪畢當從命殯事既畢還經彪宅謂昭達曰婦人本在容貌今辛苦日久請暫過宅粧飾楊入屋遂割髮毀面哀哭大慟誓不更行文帝聞之歎息許為尼終不敢逼

北魏衛敬瑜妻王氏霸城人明睿有志操年十六失夫父母舅姑憫其少欲嫁之截耳置盤中為誓拒焉于墓前手種树数百株中有栢成連理所居有燕來巢後失雄雌孤飛不去王感之以采絲繫燕足為識後歲復來

前繫如故賦詩志感雍州刺史為樹閭表焉

唐房玄齡妻盧氏亡其世玄齡甞疾病喟然嘆謂盧曰吾病脫不諱君年少寡居難當善事後人盧泣入帷中剔一目以矢曰所復有他志者視此矣相國為歎息泣下者久之已疾瘳比隆貴禮敬偕老焉

堅貞節婦者李姓年十七嫁為鄭廉妻未踰年廉死常布衣蔬食夜忽夢一男子求為妻後數數夢之李自疑容貌未衰醜所名也即截髮衣麻衣不薰餙垢面麈膚

自是不復夢刺史白大威欽其操號堅貞節婦表旌其門名所居曰節婦里

賈直言妻董者河朔舊族也直言父道沖以侍詔得罪詔使往鴆之直言紿其父曰藥死當謝四方神祇父起拜直言取鴆自飲曰願代父死使者眙愕走以聞代宗聞而憐之覘焉直言毒潰足而出復不死乃貸父死徙直言嶺南直言以妻少與訣曰吾生死不可期汝少可亟嫁無須也董不答退引繩束髮封以帛使直言署其

上曰非君手不解矣直言在嶺南二十年而反帛如故既見乃湯沐髮墮無餘直言後立竒節

宋吳白妻徐氏餘干人年十九白將死喻之曰幸念爾子善事後人徐剜目以示白建中靖國間旌表門閭

元段氏隆興人霍榮妻榮卒段氏年二十六止有養子而諸父貪其産逼段再醮使養歸宗段引針刺面墨漬之誓死不二大德初旌其門

范氏汝陽縣人莊十一妻也夫亡范年二十七舅姑老

子幼家貧所親勸其他適截髮自誓紝績以養舅姑恪守婦道年八十事聞詔旌為貞節

謹按孝子之道身體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然有時殺身以成仁況女子之身既歸丈夫則身屬丈夫之身丈夫既逝婦稱曰未亡人則身應與夫俱亡可知矣或刑其鼻或斷其耳或針其面或封與剪其髮或劓其目情事不同同歸於貞棄一體而全大體守之所以獨摯也

明倪氏歸安人許聘陳陳從征不返遂以死聞倪守志不嫁踰五十年而陳歸竟成婚姻之禮與年六十歲有奇世號白髪新婚

姚貞女孝感縣庠生姚禎之女聘鄭一德未幾而一德卒即痛哭欲躬視衾殮其家不從潛取鼠藥自噎母覺潛灌以水得甦屢自縊皆以防護不遂然兩目瞿然已血漬矣竟往會塟盤礴墓間悲號不休草土為濕自是歸翁姑槁容蓬首不出閭外十有五載如一日始鄰媪

解之曰汝未醮何若執婦義女曰義自盟始即未醮將路人其夫耶如媪言何用盟為里以聞於當道核得實鍥其楣曰貞邑侯蔣以化為立傳

謹按聘則為妻奔則為妾古禮昭然則聘之所及即為妻之始也方待嫁在室而其夫或遠遊不歸或夭壽而亡於此另字人亦不議其短長以其尚為女子也若倪氏之守志五十年竟成白髮新婚姚貞女躬視食殮悲號邱壠其異甚矣雖不足為天下式亦貞

女之道也

春秋衛宣夫人齊侯之女嫁于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終不聽衛君愬于齊使人告女女亦不聽乃賦我心匪石之詩以自誓

宋張氏名妙靜慈谿人年十九歸本邑李棨甫入門夫已病草一觔而易簀或云伉儷未成盍返而從其父母張氏誓不許曰入李氏之門即李氏之婦義不再適守

節終身年八十四卒
元江文鑄妻范妙元奉化人年二十一歸於江及門未
合巹夫忽以癇疾卒范氏曰我既入門即江氏婦也遂
居江氏家守節撫諸子如已子
劉應震妻范氏合巹之夕應震疾作不能成禮未幾卒
服除母欲改嫁不許母曰未配非改節也對曰名在劉
氏家廟且有姑在姑殁復有以爲請誓死不易
明嘉府沿山王繼妃楊氏未配王薨楊願入府奉姑守

節終身萬歷二十八年禮部題貞烈異常詔楊氏准封

沿山王繼妃入府守節

張針姑陳州人年十四許同郡孟七保未幾七保輸稅

於開封卒葬祥符之蘇村父母欲嫁之針姑曰旣許孟

氏今雖亡其母無所依願歸以養之父母重其義從之

乃與姑詣祥符負其夫尸還葬誓養姑終身姑卒以禮

葬之立志愈堅年幾六旬受旌

謹按禮有三月廟見之文則初嫁而未成禮者尚有

可歸之道乃衛宣夫人等獨持皎而不歸沿山王妃且竟以奉姑為名張釺姑又念其姑之無所依庇也天性純至動與貞合故守貞也者本天而守非因人而守也

衛二順者衛宗子之夫人及其傅妾也秦滅衛衛宗死夫人無子而守寡傅妾有子傅妾事夫人八年不衰供養愈謹夫人謂傅妾曰孺子養吾甚謹子奉祀而妾事我我不堪也且吾聞主君之母不妾事人今我無子於

禮斥絀之人也而得留以盡其節是吾幸也今又煩孺子不改故節吾甚内慚吾願出居外以時相見傅妾泣而對曰夫人欲使靈氏受不祥耶不幸早終是一不祥也夫人無子而婢妾有子是二不祥也夫人欲出居外而婢子居内是三不祥也妾聞忠臣事君無懈倦時孝子養親患無日也妾豈敢以少貴之故變妾之節哉供養固妾之職也夫人又何歎乎夫人曰無子之人而辱主君之母雖子欲爾衆人謂我不知禮也吾終願居外

而已傅妾退而謂其子曰吾聞君子處順奉上下之儀修先古之禮此順道也今夫人難我將欲居外使吾居內此逆也處逆而生豈若守順而死哉遂欲自殺子泣而守之不聽夫人懼遂許傅妾留焉

元平章庫庫德之側室高麗氏有賢行平章死誓弗二適正室子拜馬多爾齊悅其色欲妻之而不得乃以其父所有大答納環子獻於大師巴延巴延特為奏聞奉旨命馬多爾齊收繼小母高麗氏高麗氏夜與母親踰

垣而出削髮爲尼

吳興二妾趙公碧瀾宋宗室也老而益貧二妾方少艾慮無以安其心因遣之去咸弗肯嫁數獻酒肴致殷勤公於卒也覆諸水曰慎毋再見昔吾割情忍愛以去爾爾弗我忘祇攪我心耳既而各與其父母俱至泣而曰妾家每歲請給足可養贍願執事終身爲尼以報主恩公遂復留之他日公死果如所言公有寡女復資育之

葉孔賓妻鄭氏青田人孔賓以父卒於官迎喪覆舟死

鄭年二十三遺子十月矢心自守妾何氏年猶少鄭謂之曰我守夫家汝無子宜自擇也妾曰主母既以節守妾當奉承以全其節何以出為相與同處年各八十餘時人謂之雙節

謹按妾婦之道以順為正豈有不當終身守正者乎然夫妻敵體妾則降禮降之則必不過責之矣夫妻年歲家世多相若妾必處其貧而少貧而少則又難乎其為守矣古今史傳義妾所以寥寥也二順之子

成立而終以妾禮自居高麗氏之不失節於其子吳

興二妾之厚獻於其夫鄭氏之慨然與主母高節雙

峙此葢表表人寰足以愧朝秦暮楚者矣

元唐斗輔妾文氏靜江人大德中斗輔任賔州幕官卒

時文氏年方二十餘哀慟幾絶執義自誓孝養舅姑舅

姑既没葬祭無遺憾其子明早世婦蔣氏慕姑之義亦

自誓靡他至治中旌其門曰貞節

郝氏永壽人田大妻胥氏田二妻周氏田三妻兄弟三

人俱死於兵部年二十一周年十八胥年十九俱堅心
守節終身不嫁延祐二年旌表時邠州任氏亦一家三
婦少寡不他適戮力蠶桑以養舅姑俱被旌
奉化陳氏婦以貞節稱者五人初陳元娶竺氏生子侗
而元卒竺氏年二十二義不再適侗娶璩氏生子瑞泰
二人侗亦以疾夭璩氏年二十六後五十八年卒瑞娶
王氏生子通甫而瑞復夭王氏年三十後五十五年卒
通甫娶樓氏樓氏甫笄歸於陳至二十六而寡父母欲

奪其志泣不從其姑王氏年老事之尤謹姑卒殮葬悉如禮子四人長養才娶樓氏生子孟雍孟熙而養才遇疾不愈方卒時樓氏年二十六亦守節不移

孫氏三原張德妻德亡孫年二十四誓死靡他子世亨亦蚤卒妻王氏年二十九亦誓不嫁世亨子忠亦蚤卒妻劉氏年二十八亦能守義不渝操履清白先後相望事聞旌表其門

焦氏涇陽人袁元祐妻天祐從征死甘州宗族欲改嫁

焦氏哭曰袁氏不幸三世蚤寡皆守節義豈可至吾遂廢衆不復言事聞旌表

劉應麟妻郝氏建康人初應麟卒子方孩時祖姑王氏孀居不出户者數十年姑郝氏亦自二十歳守節應麟妻上事二姑惟謹而志操尤勵人謂三世貞節云

隴西李茂德聘同郡張氏女年十七歸李氏生子庸甫六十而寡舅姑憐其少欲嫁之使左右諷之即引刀截髪以見志乃止茂德之弟仲德亦早卒其妻張氏年二

十有八生子慶方眦亦誓不再適從弟希賢妻陳氏年二十有四希賢卒時其子慶方孕四月守志益堅一門三婦以貞白聞

龔氏三女晉江人長曰益適柯允中從戎而殁益年二十五次源能誦説古賢女言行年十八適張仁仁早卒源年二十二欲死相從時其孤尚幼家人苦諭以宗祀無託而止季婉年十七適劉允正早世婉年十九擕二孤躬負土築墳三女俱早孀而舅姑皆先卒煢煢無依

喪終咸挈孤依父以居甘貧自力誓死不二

明任仕中婦上海人姓俞氏二十一寡居有女始五歲男始五月誓不二天撫教男女女既笄適俞邦用邦用亦早喪親戚勸再適女曰再嫁則俞氏祭祀誰奉且辱吾母乃歸與母同居守志洪武中旌為雙節

管氏二婦揚州人管賢妻闞氏管哲妻馬氏洪武中賢卒闞氏年二十六一子在襁褓且瞽誓死不嫁後哲繼卒馬氏年二十一姑以其無嗣諷之他適馬氏曰伯氏

能守節我獨不能乎俱力事紡績以養姑訾子稍長教之學星卜以資日給姑以天年終併力塋之後二婦俱年七十餘郡上其事旌為雙節

陶氏四節婦桐城人陶鏞妻鍾氏鏞子繼娶方氏繼子亮領景泰癸酉鄉薦妻王氏妾吳氏鏞繼俱早喪鍾方各守節亮亦早卒妻妾共守一室抗節終身詔表門曰陶氏三世四節

李氏桐鄉人年十八適高逾生子熊方朞而逾亡家貧

舅姑相繼亡往依母居母諭之改適輒慟絶母止不復强

熊既長娶曹無子為置妾陸氏甫得子熊又亡曹與陸

皆勵操事姑以撫幼兩世三節

羅氏三節歐陽氏吉水人諱壽娘贅由羅韞匱妻匱卒

婦年二十五長子篤温方二歲次篤良尚在娠越四月

而生氏撫二孤無他志温長娶歐陽酉貞生子甫期而

温亡良娶袁氏蘭秀生子五歲而良卒酉貞蘭秀相告

曰姑為節婦我屬獨改節乎恊力共守姑年六十卒蘭

年五十五卒酉貞年幾九十卒

馬氏陵縣人邢端妻端舉鄉試早卒馬守節子東亦舉鄉試任知縣而卒婦張氏訓子有姑風旌曰雙節

于氏長葛人程鵬妻鵬任寧津知縣卒于官子顯在襁褓于年二十六堅志守節顯妻王氏生子玘不逾歲顯亦卒王年二十四家又貧或諷其他適王曰吾姑守節若不能繼守無以見夫孀居數十年姑婦一節正統間旌為雙節

謹按古人以守節為固有故三代而上無傳人後世以守節為美行故諸史所載雖不甚詳而貞烈之際不勝反復流連焉至元史而貞節乃益著或姑與婦同其操或姒與娣同其介或數世皆以矢志相傳于是有雙節三節四節五節者且皆芳齡久要日星有變而冰霜不炎山河無定而松筠俱古故類而抺之著為美談俾後人知所觀感云

明陳氏永康人王和欽妻年二十九夫亡遺孤歲餘苦

志守節勤以自給孤名德中性至孝一日東門失火德中向火稽首遂西轉人謂節孝所感洪武中旌其門

任氏吳景妻沔陽人景卒任年二十有五誓以死守躬自訓子欽十年不出戶姑病痿痺抱持左右寢處必偕每夜焚香籲天願以身代姑歿竟絕葷蔬食比葬得二白兎人以為孝感弘治中旌

謹按篤于守貞者不言所應而感應自至天人之際有精神之通焉故畧採一二為矢志之中閨知所歆

也火烈而風轉輦絶而兎來孝也節也天人感應之際豈相遠哉

宋陳公緒妻劉海州朐山人紹興末金掠山東朐山公緒挈其家南徙妻劉適歸寧不得偕獨留北緯蕭自給音問絶不通十餘年或勸之改適不可曰不二天公緒亦不他娶曰妻不吾負也于庚年稍長思念涕泣傾家結豪俠往來淮甸間求之以全

王氏婦梁臨川人歸夫家纔數月元兵至與夫約曰吾

遇兵必死若復娶當告我頃之夫妻被執有軍千户强使從已婦紿曰夫在此不忍乞歸之而後可千户以所得金帛遺其夫而歸之約行十餘里千户即逼之婦拒且駡被殺數年夫以無嗣謀再娶議輒不諧因告其故妻夜夢妻曰我死後生某氏家今十歲矣後七年當復為君婦明日遣人聘之一言而合詢其生與婦死年月同云

唐李德武妻裴氏字淑英户部尚書矩女也婉順有容

德事父母孝適德武經年而德武以父罪從坐徙嶺表矩為黄門侍郎奏離婚煬帝聽之德武與裴訣曰燕婉甫爾遽此分離投之瘴癘殆不自還尊君奏留必且改嫁卿于此長訣矣裴泣對曰婦無再醮夫者天也天可二乎因操刀欲割耳自矢保傅奪刀不遂毀容貌不御膏澤日事佛誦佛經累年夫姑姊妹在都邑者歲時命左右省焉久之德武音問斷絶矩欲奪其志引刀斷髪悲泣絶粒不可奪而止後十餘年德武還為夫婦如初

元程鵬舉在宋季被掠于興元張萬户家為奴張以宦家女妻之既婚之三日即竊謂其夫曰觀君才貌非久在人後者何不為歸計而甘心于此乎夫疑其試已也訴于張命箠之越三日復告曰君若去必可成大器否則終為人奴耳夫愈疑之又訴于張張命出之遂鬻于市人家妻臨行以所穿綉鞋一易程一履泣而曰期執此相見矣程感悟奔歸宋時年十七八以廕補入官迨元統一海内程為陜西行省叅知政事自與妻别三十

餘年義其為人未嘗再娶至是遣人攜向之鞋往興元訪求之市家云此婦到吾家執作甚勤夜寢未嘗解衣每紡績達旦毅然莫可犯吾妻異之視如己女將半載以所成布足償元鬻鏹物乞身為尼吾妻施貲以成其志見居城南某庵中所遣人即往尋之見以縣衣為由故遺鞋在地尼見之詢所從來曰吾主翁程參政使尋其偶耳尼出履示之合亟拜曰主母也尼曰鞋履復全吾願畢矣歸見程相公與夫人為道意竟不再出告以

參政未娶終不出旋報呈移文本省遣使檄興元路官為具禮委幞屬李克復防護車輿至陜重為夫婦

謹按矢節秉心百年不易富貴貧賤總不足論所以敦夫婦之誼也若數十年音耗不可知數千里心事不能達而夫不再娶妻無二心離者復合重為夫婦豈非天下之至奇者乎

御定内則衍義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内則衍義卷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戴心亨

謄録監生臣吴啓晋

御定內則衍義卷九

大學士傅以漸恭纂

禮之道

殉節一

曲禮曰臨難毋苟免

孔子曰見危授命

孟子曰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

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

謹按道莫大於五倫三代上臣為君死子為父死兄弟朋友相為死多見經傳而婦為夫死紀載寥寥豈風化淳厚有節而不著歟觀之齊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遂自殺信乎婦為夫死古之大經故舉之以自況也然惟柏舟詩有之死之誓他經訓婦女以死者絕少竊惟忠烈道一而已臨危難而不能死者必内懷苟且之心外受威侮之奪於是欲

生甚於欲義惡死甚於惡不義男安能死忠女安能死節乎故采禮經之文聖賢之論以為閨房訓悖乎是者男子而妾婦也合乎是者女子而丈夫也

宋伯姬者魯宣公之女也宋恭公卒伯姬寡至景公時伯姬嘗遇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具夜不下堂待保傅來也保母至傅母未至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至夜不可以下堂越義而生不如守義而死遂逮於火死諸

侯聞之莫不悼痛以為死者不可復生財物猶可復故相與聚會於澶淵償宋之所喪

楚貞姜者齊侯之女楚昭王之夫人也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其符使者至請夫人出夫人曰王與宮人約召宮人必以符令使者不持符妾不敢從行使者曰水方大至還而取符則恐後矣夫人曰妾聞之貞女之義不犯約勇者不畏死守一節而已妾知從使者必生留必死然棄約越義

而求生不若留而死使者再往取符則水大至臺崩夫人流而死王曰嗟夫守義死節不為苟生處約持信以成其貞乃號之曰貞姜

謹按水火之變非强暴之污也避水與火非蕩佚之行也伯姬貞姜似可以死可以無死乃皆謂越義不如守義有果決之志無遲回之心何也古人之於義視之甚重而蹈之甚嚴猶懼其失焉若曰保母至矣雖不待傅可也使命來矣雖不待符可也從權以免

誰或議之嗟夫若假從權之名將蹈反經之實屈於强暴流於蕩佚何所不至乎故著之殉節之首觀乎古人可死可不死之事堅決如此後之人奈何值當死之事而萌偷生之心耶

息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俘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二醮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哉乃作詩曰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有如不信死如皦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俱死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

代夫人者趙簡子之女襄子之姊代王之夫人也簡子既葬襄子未除服馳登夏屋誘殺代王及從者因舉兵平代地而迎其姊趙夫人夫人曰吾受先君之命事代王今十有餘年矣代無大故而主君殘之今代已亡吾將奚歸且吾聞之婦人執義無二夫吾豈有二夫哉欲

迎我何之以弟慢夫非義也以夫怨弟非仁也吾不敢怨然亦不歸遂泣而呼天自殺於磨笄之地代人皆懷之

謹按息代兩夫人處富貴之日既久中心有所係戀則死節為難況納於楚宮仍為王侯嘉耦歸於趙室猶稱宗國貴人乃決志自裁何其勇也楚王賢之代人懷之兩夫人豈計及此然使并兼暴主知亡國有不屈之人殘破遺民知故主有死節之配息代雖亡

其流光餘烈豈與國祚俱滅哉

吳南陽王和妃張氏太傅恪甥也和以太子廢為南陽王孫峻既殺諸葛恪賜和死妃自殺以從妾何氏曰如皆從死誰當字孤遂撫育其子皓及諸姬子全焉

蜀李昭儀後主禪宮人也魏滅蜀以蜀宮人賜諸將之無妻者李昭儀曰我不能二三屈辱乃自殺

晉愍懷太子妃王氏太尉衍女也字惠風貞婉有志節太子既廢居於金墉衍請絶婚惠風號哭而歸行路為

之流澌及劉曜陷洛陽以惠風賜其將喬屬屬將妻之惠風拔劍拒屬曰吾太尉公女太子妃義不為逆冦所辱屬遂害之

隋襄城王恪妃者循州刺史柳旦女也姿貌端麗年十餘以良家子合相見聘為妃未幾而恪被廢妃修婦道事之愈敬煬帝嗣位復徙邊旋命使者殺之於道恪與辭決妃曰若王死妾不獨生於是相對痛哭恪死棺斂訖妃謂使者曰妾誓與王同穴若身死得不別埋君之

惠也遂撫棺號慟自經而卒見者莫不流涕

隋華陽王楷妃者黄門侍郎龍涸縣公河南元巖女也巖明敏有器幹煬帝嗣位坐與柳述連事除名徙南海後會赦還長安妃有姿色性婉順初以選為妃未幾而楷被幽廢妃事楷愈謹每見楷有憂懼色輒陳義理以慰諭之楷甚敬焉及江都之亂楷遇害宇文化及以妃賜其黨元武達初以宗族禮之置之别舍後因醉而逼之妃自誓不屈武達怒撻之百餘詞色彌厲元自毁其

面血淚俱下武達釋之妃謂其徒曰我不能早死將見侵辱我之罪也因不食而卒

唐廣德公主宣宗女也為高陵于琮妻琮為保衡貶韶州公主偕之韶州行則肩輿相隨坐則執琮之帶琮由是獲全及琮為黄巢所殺欲脅公主公主曰我唐氏之女誓與僕射俱死賊宜殺我巢不許乃縊室中主治家有禮法從琮韶州侍者纔數人郤州縣餽遺凡内外冠婚喪祭主皆身自荅勞疏戚咸得其心為世聞婦

謹按爵秩彌高則名義彌重妃嬪公主遭遇危難死其分也然稽之史册以殉節著者不多見豈非貪生怖死貴賤同情蹈白刃甘鼎鑊固未易言耶吳南陽王妃死於奸臣隋襄城公主死於綦主蜀李貽儀死於敵國晉愍懷太子妃隋華陽王妃唐廣德公主死於亂賊或慷慨引決或從容就義其大節則一也

秦苻登妻毛氏美而勇善騎射登為姚萇所襲營壘既陷毛氏猶彎弓跨馬率壯士數百人與萇交戰殺傷甚

衆衆寡不敵為萇所執萇欲納之毛氏罵曰吾天子后
豈為賊寇所辱何不速殺我因仰天大哭曰姚萇無道
前害天子今辱皇后皇天后土寧不鑒照萇怒殺之
燕段豐妻慕容氏燕主德之女也有才慧善書史能鼓
瑟封為平原公主年十四適豐豐為人所譖被殺慕容
氏寡歸將改適壽光公餘熾慕容氏謂侍婢曰我聞忠
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段氏既遭無辜已不能同
死豈復有心於重行哉今主上不顧禮義嫁我若不從

則違嚴君之命矣於是刎曰禮成慕容氏僞辭以疾幟亦不逼之三日還第沐浴置酒言笑自若至夕密書其裙帶云死後當埋於段氏墓側䰟魄有知當歸彼處遂於浴室自縊而死及葬男女觀者數萬人莫不嘆息曰貞哉公主

涼呂纂妻楊氏宏農人也美艷有義烈纂被呂超所殺楊氏與侍婢十數人殯纂於城西將出宫超慮齎珍物出外使人搜之楊氏厲聲責超曰爾弟兄不能和睦手

刃相屠我旦夕死人何用金寶超慚而退又問楊氏玉璽所在楊氏怒曰盡毀之矣超將妻之謂其父桓曰后若自殺禍及鄉宗桓以告楊氏楊氏曰大人本賣女以圖富貴一之已甚其可再乎乃自殺時呂紹妻張氏亦有操行年十四紹死便請為尼呂隆見而悅之欲改其行張氏曰欽樂至道誓不受辱遂升樓自投於地二脛俱折口誦佛經俄然而死

謹按兩晉間割據諸國如苻登慕容德皆繼父兄餘

業非亂晉之戎首也呂氏隔絶上國竊號遐陬視劉淵華亦有間焉但君臣大義毫無所知或故臣操戈或同宗推刃綱常幾乎熄矣乃毛氏楊氏張氏以名節自任以悖逆責人慕容氏既盡夫婦之倫又善處父子之際豈非間氣所鍾不與濁世同汚耶使當時三國之臣皆如諸婦之執節安見前秦燕涼俄傾覆滅也

宋謝枋得妻李氏饒州安仁人也美而慧通女訓諸書

嫁枋得事舅姑奉祭待賓皆有禮枋得起兵守安仁兵敗逃入閩中武萬户以枋得豪傑恐其扇變購捕之根及其家人李氏携二子匿貴溪山荆棘中採草木而食至元十四年冬元兵蹤跡至山中令曰茍不獲李氏屠而墟李聞之曰豈可以我故累人吾出事塞矣遂就俘明年徙囚建康或指李言曰明當没入矣李聞之撫二子悽然而泣左右曰雖没入將不失為官人妻何泣也李曰吾豈可嫁二夫耶顧謂二子曰若幸生還善事吾

姑吾不得終養矣是夕解裙帶自經獄中死枋得母桂
氏尤賢達自枋得捕播婦與孫幽遠方處之泰然無一
怨語人問之曰義所當然也人稱為賢母云
遼耶律中妻蕭氏小字綏蘭聰慧謹愿年二十歸中事
夫敬順天慶中為賊所執潛置刃於履誓曰人欲汚我
者即死之至賊夜遁而免久之帝召中為五院都監中
謂妻曰吾本無宦情今不能免吾當以死報國汝能從
我乎綏蘭對曰謹奉教金兵狥地嶺西盡徙其民中守

節死綏蒲悲戚不形於外人怪之俄躍馬突出至中死所自殺

韓慶民妻慶民仕遼為宜州節度使天會中攻破宜州慶民不屈而死以其妻配將士其妻誓死不從遂自殺世宗讀太宗實録見慶民夫婦事嘆曰如此節操可謂難矣

金金源郡夫人尹氏完顔珠爾之妻也珠爾系出蕭王天興二年正月從哀宗為元帥戰死黄陵岡尹氏聞珠

爾死聚家資焚之遂自縊年三十一珠爾贈官弟長住

即日詔補侍衛

元余忠宣公闕夫人蔣氏廬州人公守安慶時城陷夫人率其女福童赴水死

閔本妻程氏河内人本為集賢學士有子一女二明兵至本謂程曰吾當死於忠程曰君能死忠妾敢愛其生乎夫婦自縊二女見父母死悲號哭泣亦縊本旁少男歸河内

明花夫人郜氏懷遠人東邱侯花雲妻也陳友諒陷太平雲死郜氏以子煒囑付侍兒孫氏即以死殉

翁氏池州貴池人建文朝禮部侍中掌尚寶司事黄觀之妻文帝師入京索傳國寶不得或言黄尚寶已赴上游起兵文帝命執其妻翁氏并二女配象奴翁叱奴取釵釧出市酒餚遂携二女率家屬十人赴淮清橋下溺焉先是觀募兵至安慶聞京師已定哭語人曰吾妻素有志節必不受辱因招魂葬之江上明日家僮逃至果

如其言觀亦自投羅刹磯而死

謹按此皆文武尊貴侍從之臣盡忠執節而其妻能以死殉者謝枋得黄觀舉義而死耶律中閔本不屈而死韓慶民完顔珠爾余闕花雲力戰固守而死皆烈丈夫之錚錚者使其妻或苟免或失身豈非九京遺憾哉乃李氏將死囑子以事姑翁氏被敗率女而溺水蕭氏諾夫以報國程氏隨夫以死忠韓氏之婦及尹氏蔣氏郜氏決志自裁從夫黄壤是皆足以吐

本國之氣增忠臣之光誠賢媛之不朽者若謝氏之母子婦孫羅禍而處之泰然以為義當如是尤為人情所難也

晉賈渾妻宗氏渾為介休令為劉元海將喬晞攻破死之宗氏有姿色晞欲納之宗氏罵曰屠販奴害人之夫而欲加無禮於爾安乎何不促殺我因仰天大哭晞遂害之時年二十餘

隋裴倫妻柳氏河東人少有風訓大業末倫為渭源令

為賊薛舉所陷倫遇害柳氏時年四十有二女及兒婦三人皆有美色柳氏謂曰我輩遭逢禍亂汝父已死我自念不能安汝我門風有素義不受辱於羣賊我將與汝等同死如何女等垂泣曰唯母所命柳氏遂自投於井其女及婦相繼而下皆死井中

唐韋雍妻蕭氏張宏靖鎮幽州表雍在幕府朱克融亂雍被刼蕭氏聞難與雍皆出左右格之不退雍臨刃蕭呼曰我當生無益願今日死君前刑者斷其臂乃殺雍

蕭意象泰然觀者哀嘆是夕死太和中楊志誠表其烈

詔贈為蘭陵縣君

元富珠哩遠妻雷氏順陽人遠為襄陽尹拒賊被害雷氏為賊所執欲妻之乃詆賊曰我魯參政冢婦縣令嫡妻肯從汝狗彘生遂見殺

闞文興妻王氏名醜醜建康人文興從軍漳州為其萬户府知事王氏與俱行至元十七年陳吊眼作亂攻漳州文興率兵與戰死之王氏被掠義不受辱乃紿賊曰

吾奩夫即從汝也賊許之遂得脫負屍還積薪焚之火

既熾自投火中死至順三年事聞贈文興侯爵謚曰英

烈王氏曰貞烈夫人有司為立廟祭祀號雙節云

張正蒙妻韓氏紹興人正蒙嘗為湖州德清稅務提領

至正十九年紹興兵變正蒙謂韓氏曰吾為元朝臣子

於義當死爾能從我死乎韓氏曰君果能死於忠吾必

能死於節遂俱縊死其女池奴年十七泣曰父母既亡

吾何以獨生亦投崖而死

謹按此皆令長從事小臣盡忠執節而其妻能以死殉者賈渾裴倫字木魯遠官不過銅符墨綬韋雍闞文興張正嵩則幕府屬吏稅務微員而已其妻亦豈膺崇封享厚祿哉乃夫婦俱死何其烈也誦諸婦罵賊之言告夫之語訓婦之詞皆發自至性關乎人紀寧徒過窮而畢命耶若裴氏女婦以及正嵩女張池奴投井投崖是亦不愧其父母者矣

漢安定皇甫規妻禮宗規初喪室家後更娶之善屬文

時為規答書記衆人怪其工及規卒時年猶盛而容色美董卓為相國聞其名聘以軿輜百乘馬二十匹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情辭甚酸愴卓使傅奴侍者拔刀圍之而謂之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有何不行於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賊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耶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為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耶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軛鞭箠交下妻謂

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為患遂死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云

遼耶律珠展妻蕭氏小字鄂爾本國舅貝勒之女性端慤有容色自幼與他女異年十八歸珠展謹裕貞婉娣姒推尊之及居珠展喪極哀毀既葬謂所親曰夫婦之道如陰陽表裏無陽則陰不能立無表則裏無所附妾今不幸失所天且生必有死理之自然吾夫早歲登朝有才不壽天禍妾身罹此酷罰復何依恃倘使者可見

則從不可見則當與俱侍婢慰勉竟無回意自刃而卒金參政完顔蘇蘭妻當崔立之變謂所親曰吾夫有天下重名吾豈肯隨衆陷身以辱吾夫乎今日一死固當但不可無名而死亦不可離吾家而死即日縊於室元張楝妻王氏大都人大都被兵語家人曰吾狀元妻義不可辱赴井死其姑哭之慟亦赴井死

謹按念祖德愛家聲即男子猶或難之乃皇甫規之妻稱其家清德奕世其夫文武上才為漢忠臣甘死

杖下耶律氏完顔氏之妻則以其夫有才名張氏之妻則以其夫為狀元皆有死無二夫女子歸名家而配賢耦猶男子仕上國而遇明主也一旦遘非常之變得死為幸然而明此義者少矣故表諸婦以風世焉

唐李廷節妻崔氏乾符中廷節為郟城尉王仙芝攻汝州廷節被執賊見崔妹美將妻之詬曰我士人妻死亡有命奈何受賊汚賊怒刳其心而食之

金李寶信妻王氏寶信為義豐縣令張瑴以平州叛王氏陷賊中賊欲污之王氏罵賊賊怒遂支解之大定十二年贈貞烈縣君

元安志道妻劉氏順州人志道及劉氏之弟明理並登進士第劉氏避兵巖穴中軍至欲污之劉氏曰我之弟與夫皆進士也我豈受汝辱乎軍士以兵磨其體劉大罵不輟聲軍怒乃鉤其舌殺之

鄭琪妻羅氏名妙安信州弋陽人幼聰慧能諳誦烈女

傅年二十歸琪琪家世宦族同居百餘人羅氏執婦道無間言琪以軍功擢鉛山州判官羅氏封宜人至正二十年信州陷羅氏度弋陽去州不遠必不免於難取素所佩刀淬礪令銛甚琪問何為對曰時事如此萬一遇難為自全計耳已而兵至羅氏自刎死時年二十九

金氏詳定使四明程徐妻也京城既破謂其女曰汝父出捍城我三品命婦汝儒家女又進士妻不可受辱抱二歲子及女赴水死

謹按此皆仕宦之婦遭兵亂而死者其夫之遇害與否史無明文然以事理推之似亦非偷生之流也女子歸於宦室名節廉恥較重於人乃諸婦之刳心支解斷舌其死亦較烈於人至淬礪佩刀早為引決之計尤非徒倉卒捐生者皆可謂不辱其家矣雖然使仕宦之家耽佚樂而忽禮義平日無貞烈之教臨難安得有果決之節哉

唐郭待徵妻薄氏從待徵官江陰袁晁亂薄為賊所掠

將汚之不從語家媪使報待徼曰我義不辱即死於水賊去得其屍義聲動江南

李湍妻湍籍吳元濟軍元和中自拔歸烏重胤妻為賊縛而變食之將死猶號湍曰善事烏僕射觀者嘆泣重胤請以其事屬史官詔可

金馮妙真刑部尚書延登之女也生十有八年適進士張愷興定五年愷為洛川主簿元兵破葭州綏德遂入鄜延鄜人震恐具守備守臣以西路輸芻粟不時至檄

愷詣平涼督之時延登為平涼行省員外郎愷欲偕妙真以往妙真辭曰舅姑老矣雖有叔姒妾能安乎子行妾留奉養十一月洛川破妙真從舅姑匿窟室兵索得之妙真泣與舅姑訣曰婦生不辰不得終執箕箒義不受辱即攜三子赴井死縣人從而死者數十人明年春愷發井得屍殯於縣之東郭外死時年二十四

李英妻張氏英初為監察御史在中都張居濰州貞祐元年冬元兵取濰州入其家張氏盡以所有財物與之

既而令張氏上馬張曰我盡以物與汝猶不見贖邪答曰汝品官妻當復為夫人張曰我死則為李鬼堅坐不起遂見殺追封隴西郡夫人謚莊潔英仕至御史中丞

王氏安陽人進士郭丙妻也海陵王南還丙避亂居杞及元兵渡河夫婦相失王氏及少女俱被掠泣謂女曰今夕不死必被辱矣吾勢不能顧汝守者少緩遂投河死

富察氏字明秀鄜州人訥申之女完顏長樂之妻也哀

宗還歸德以長樂為總領將兵扈從將行囑富察氏曰無他言夫人慎毋辱此身明秀曰君第致身事上無以妾為念妾必不辱長樂一子尚幼出妻柴氏所生也明秀撫育如己出崔立之變驅從官妻子於省中自閱之富察氏聞以幼子付婢僕且與之金帛親具衣棺祭物與家人訣曰崔立不道强人妻女兵在城下吾何所逃惟一死不負吾夫耳汝等善養幼子遂自縊而死時年二十七

元王宗仁妻宋氏永平人進士宋家女從夫避兵俱為所掠行至玉田縣有窺其色美欲害宗仁者宋氏顧謂夫曰我必不以身累君攜一女投井死時年二十九

額森呼圖克大寧路達嚕噶齊特穆爾巴哈之妻以夫恩封雲中郡君夫坐事免官居大寧至正十八年紅巾賊至額森呼圖克與妾玉蓮走尼寺中為賊所得令與衆婦縫衣拒不肯為賊嚇以刃額森呼圖克罵曰我達嚕噶齊妻也汝曹賊也我不能為針工以從賊賊怒殺之玉蓮

因自縊者三賊乃併殺之先是其子旺扎勒特穆爾年十四與父出城見執於賊旺扎勒哭請以身代父死賊愛旺扎勒姿秀挈以從久之乃獲脫歸訪母屍並王蓮葬焉

謹按此文武官夫存而婦死者李湍之自捄張愷之督糧完顏長樂之扈駕是皆忠於王事得節妻而益光其餘或服官或避兵或遇亂所遭不辰而其妻激烈以死不貽薦紳之辱亦夫之幸也旺扎勒以穉子

請代父死訪塋母屍豈非節義有傳乎若李湍妻勉夫之言富察氏宋氏告夫之言薄氏馮妙真訣舅姑王氏訣女之言張氏額森呼圖克抗賊之言迨今誦之猶足愧懦夫之心振烈士之氣矣

明潘氏睢州人曹文道妻文道領鄉薦不第而卒於途喪至潘出已所服衣盡焚之自縊而死又州學生皇甫廸妻潘氏廸卒潘亦自縊俱成化二十二年旌表

陳貞婦新淦人幼納庠生黄體堅聘堅謫吏金陵貽書

娶陳父母欲易他女以往陳曰吾命也遂遣歸後體堅以疊誤棄市累訴不得白徒步收其屍殮而瘞之乃自經於柩側

范氏字蟾香歸德人郡士王輔妻輔疾范籲天願以身代及卒從容自縊於柩側遂同葬提學楊維聰扁曰貞節

許氏同安人生員洪伯大妻數年無子勸伯大娶妾陳氏生二子伯大遘疾許氏水漿不入口數泣誓曰君不

起妾寧獨生及卒歛畢許氏收遺書付陳囑以善撫幼穉陳初不覺許遂潛入卧內自縊而死

謹按舉監生員以及儒士皆士之未仕者也古之喻士者以女言守身如處子而不妄從人也贊女者以士言行事如君子而動必以禮也國家之於士拔之林閭教之太學養之膠庠豈非望以名節顯哉其配有循理守義之死靡他者是亦教化所漸而女之有士行者矣故采數婦著之

唐何氏於潛人莫氏之婦夫死年猶盛誓不嫁養姑至孝黄巢亂隣里皆奔徙何氏以姑羸卧疾不可與俱抱姑涕泣賊至號慟告賊請代姑死賊乃掠何氏去將汚之植刃使懼何氏跪請櫛沐更衣因解襦自縊賊義而瘞之

宋張廷棨妻王氏壽光人宣和間賊邢貞執其翁王以金帛贖之又欲逼其從王怒駡不止遂見殺時年二十詔旌其門廷棨後歸金中進士

王氏二女膠州人靖康中金人南下二女從姑避難俱為所獲二女紿賊曰釋我姑吾當從汝賊信之姑既去俱溺海死親族收其屍埋之題曰雙女塚

葉氏長汀人石城賴仲元妻事舅姑無間言仲元遊嶺表未還建炎中盜起葉以舅姑年邁勢不能遁委命以待俄寇至悉驅閭里婦女葉極口罵賊以身觸刃寇怒斷其喉舌子女皆遇害

謝天與妻鄧氏武進人夫卒其姑以哭子喪明鄧氏竭

力侍養元兵猝至鄧氏抱姑避牛舍兵至火其廬急扶姑匿後圃鄧氏被擊驅之行遇漕渠潛脫所擊赴水死

元俞士淵妻童氏嚴州人姑性嚴待之寡恩童氏柔順以事之無少拂其意至正十三年賊陷威平官軍復之已乃縱兵剽掠至士淵家童氏以身蔽姑衆欲汚之童氏大罵不屈一卒以刀擊其左臂愈不屈又一卒斷其右臂罵猶不絕衆乃皮其面而去明日乃死

陳氏名道回古田蔣國琇妻至正十三年紅巾賊破縣

國琇親族俱被殺道回太姑蘇妙仁為賊所擒懇告願代其死賊殺其太姑執道回義不受辱自刎而死邑上其事於朝旌表其門

明何氏進賢胡煌妻正德六年冦至姑老疾艱於行何負之踰墻避焉姑尋以警卒冬冦復至家人逃匿何泣守姑柩不去遂被執以行至若腸坡曰此死所也胡不殺我遂罵不絶口投入坡死次曰夫往收其屍儼然若生

謹按此皆烈婦之為舅姑父母死者壽光王氏贖舅於潛何氏代姑武進鄧氏匿姑膠州兩王氏紿賊釋姑而姑得免古田陳氏請代太姑而太姑不免是有幸不幸焉嚴氏童氏以身蔽姑姑生死不可知進賢何氏始而匿姑既而守姑柩不去石城葉氏以舅姑老不能避委命以待此諸婦者豈非執節而孝愈彰盡孝而節彌著者乎向使其視舅姑與父也輕而視身也重則忘親而擇便未必不可以偷生乃諸婦至

性所發毅然就死無少濡滯彼親之獲全者固幸有賢婦即親之偕亡亦可無遺恨矣

元鮑琪妻吳氏歙人事姑至孝至正十六年官軍復郡城遊卒哨掠人避之吳氏獨以姑疾侍不去姑忽思覓乃懷幼兒出采覓遇遊卒欲汚之不屈復大駡卒怒斬之蹴屍入澗中猶抱其兒不置

姚臨妻金氏宜興人聰慧知書事姑孝謹元末兵起臨挈老父入太湖遊兵迫之金度不免乃與夫訣曰汝有

老父宜善保我誓不受辱即抱幼女赴水死

明徐氏鄭翰卿妻山陰儒家女嫁未逾月而翰卿遊山右十年不返徐奉舅姑極敬順姑疾劇籲天自代疾果愈後翰卿歸甫旬日病卒徐營葬畢遂絶食七日死

虞氏弋陽人李元順妻事舅姑孝敬正德壬申流賊剽掠順挈家以逃賊勢迫虞度難免拔簪遺夫曰吾分死矣決不受辱子為父母計耳果被掠罵甚厲賊殺之

謹按傳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良以忠孝同出至性

未有不孝於親而能盡忠於君者也吳氏死於亂卒徐氏則以夫亡從金氏虞氏則囑夫以全舅姑而身自守死乃考其平日無不以孝著者豈非即此至性處常則篤於大倫遇變則發為大節乎治國者當求正直之臣治家宜擇端謹之婦苟不辨之於平日而欲望之於一朝豈可得哉

元張納妻劉氏藍田人納為監察御史早卒劉守志不二河東受兵劉氏二子衡衎俱以事出外度不能自脫

遂與二婦孫氏姚氏決死盡發貲囊分給家人婦姑同縊死

華氏大同張思孝妻為摩該兵所執以不受辱見殺其婦劉氏僵壓姑屍大罵不已兵併殺之後家人殮其屍姑婦之手猶相持不捨

沈景新母妻平江人至正中景新調上海吏苗軍大肆殺掠母與婦謀曰吾家素清白義不受辱尋為苗軍所擒曰爾能從我不殺汝婦姑大罵苗軍怒刃其姑縛婦

髮馬尾曳殺之

謹按訓婦職者姑道也奉姑教者婦道也平居無事之時各盡其道猶或難之況危難之際乎乃諸婦決死如是其堅罵賊如是其烈至旣没之後婦姑之手猶相持不解豈非至性使然哉

宋吳世靜妻涂氏進賢人夫早卒止有一女勵志守節淳祐中北兵遊騎至章江涂氏撫其女曰世亂如此無辱身相攜赴水死

金劉氏蒲城人許古妻貞祐初賊圍急劉恐見驅為所汚與二女相繼自盡貞祐四年追封劉氏為郡君謚貞潔長女謚曰定姜次曰謚曰肅姜以其事付史館

元韓軏妻邢氏安陽人至正十七年盜陷河朔時軏知林州守黄華砦攻之甚急邢語其女曰恐事不濟吾與汝必受辱遂俱投崖而死

王世明妻李氏名賽兒房山人至正二十五年珠占軍至縣李氏與其女李家奴皆被執世明隨至軍軍怒逐

之李氏謂其女曰汝父既為軍所逐吾與汝必不得脫與其受辱不若死女曰母先殺我李氏即以軍所遺鏢刀殺其女遂自殺珠占聞之為之瘞祭仍書其門曰王世明妻李氏貞節之門有司上其事為樹碑焉

明陳氏豐城人諶娃妻娃為江州巡司掾流寇掠其境娃被執陳氏同女壽華俱美色賊欲污之遂殺娃陳指賊厲罵賊怒又殺之壽華哭抱二屍以血塗面籲天而呼復厲聲以罵賊又殺之有司奇其節聞之旌表

謹按母女天性視姑婦尤為親暱是以母之愛女恒甚於婦女之戀母恒甚於姑然而死生之際人各有心捐生就死亦不易矣乃考宋金元明得母女同死者若而人嗟夫姑息非慈也率女以死是為賢母阿意非孝也從母而死是為肖女故並著之

元焦士廉妻王氏博興人養姑至孝至正十七年毛貴作亂官軍競出刼掠王氏被執紿曰我家墓田有藏金可共取也信之隨王氏至墓所王氏哭曰我已得死所

矣實無藏金汝可於此殺我與妾杜氏皆遇害

王容妻陳氏溧水人與其妾汪氏俱年少容死子幼至正間淮兵陷城力脅二氏不從俱餓死後贈貞烈

余同祖妻曹氏茶陵人父德夫教授湖湘間同祖在諸生中因以女妻焉至正二十年茶陵陷曹氏聞婦女多被驅逐謂其夫及子曰是尚可全生乎我義不辱身以累汝也顧舅年老汝等善事之遂自刎死妾李氏驚抱持之不得亦引刀自刎絶而復蘇曰得從小君地下足

矣是夕死

都哩巴哈妻妾蒙古人巴哈拜江西行省參政土寇金榮作亂巴哈死其妻布延氏妾高麗氏在側不去皆大罵曰我平章遇爾父子至厚何暴逆至此皆遇害

明高氏武城人王俊妻天順三年夫卒與其妾蔣氏同縊死柩側三人同穴而葬旌曰雙烈

謹按易稱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況妻妾之際乎時當承平境處安樂妻惠其妾妾敬其妻未易多得乃

諸婦遺變相率就死何其志之同也或潔身而不辱於寇或從死而不忘其夫節則成雙德則合一誠足光史傳而勵風俗矣世多有妻妾誶語於室以相妬遺誚者既不知處常又何能處變耶

晉綠珠石崇妾也姓梁氏孫秀得寵於趙王倫使人求之崇出諸妾美麗者使任所取使者曰奉命求綠珠他人無與也崇曰綠珠吾所愛不敢承命使者乃返後秀族滅崇家崇謂綠珠曰吾為汝受禍汝將如何綠珠曰

妾終不負君乃自墜樓而死

張天錫妻閻氏薛氏咸有寵於天錫天錫寢疾謂之曰汝二人將何以報我吾死後豈可為人妻乎皆曰尊若不諱妾效死供灑埽地下誓無他志及其疾篤則二姬皆自刎天錫疾瘳追悼之以夫人禮葬焉

宋趙淮妾長沙人也德祐中從淮戍銀樹壩淮兵敗俱執至瓜州元帥烏珠使淮招李廷芝淮陽諾至揚城下乃大呼曰李廷芝男子死耳毋降也元帥怒殺之棄其

尸江濵妾停一軍將帳中乃解衣中金遺其左右告之曰妾夙事趙運使令其死不瘞妾誠不能忘情願掩埋之當終身事公無憾矣軍將憐其言使數兵輿如江上妾聚薪焚淮骨置瓦缶中自抱持操小舟至急流仰天慟哭躍水而死

明楊氏大同左衛指揮使范安妾居常克敦婦道宣德中夫陣亡楊即自縊以殉家人止之不從詔贈淑人

賢烈婦餘姚姜榮妾京師人榮判瑞縣護郡印時華林

賊攻陷其城突入郡堂竇匿其印而榮未之知也賊竟擄竇以行去數里賊中有一郡民求歸賊許焉竇乃密語以印之所在俾歸以告榮再行見道旁有井紿賊求飲遂投井而死

謹按此皆妾之以死殉夫者緑珠之墜樓不屈於𠓗暴趙妾之赴水不屈於仇讎楊氏之死不愧盡忠之夫至閻薛兩夫人死而夫之疾幸瘳竇烈婦死而夫之印不失其事尤異焉抑又論之張天錫忠於晉趙

淮忠於宋范安忠於明其妾殆亦忠義所感若石崇之侈毋乃有愧於妾婦乎